

擂鼓阵阵雄狮舞

□郭晓兰

“咚咚咚”，当新年第一天舞狮的击鼓声穿过重重屋檐砸进我家小院的时候，无论当时我是在看别人拜年还是在放鞭炮或在玩耍，都会一溜烟地飞跑出去，仿佛这鼓声就是热闹快乐的火星，一下点燃了我梦想的星空，这是过年永远抹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小时候，每逢农历新年的第一天，就是村里威武霸气的舞狮耍帅亮酷的时候，有着正宗中国红“腰身”的大圆皮鼓一敲，高低

低、大大小小的桌子和长条凳一摆，就是天地间最原始而华美的剧场。

五叔和大堂哥都是舞狮队的成员，其他人是叔辈、爷爷辈的几位邻居。五叔虽然身材瘦小，却是最灵活的一个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也是最厉害的一个。狮子开舞之前，一般都有一套武术表演，现在看来，也许是必要的活动准备、热身运动。走场踢腿、翻跟头、拳术和耍刀、枪刺、打棍，五叔样样在行，怪不得舞狮所用的东西都收在五叔家的东屋里，连最厉害的狮子也“睡”在那里。

最令人期待的是狮子舞。威风凛凛的两只狮子踩圆球、跳桌子、过板凳，互相追逐。那种抓

耳挠腮、摇头晃脑、腾挪跳跃的动作和铿锵有力的鼓点完美配合，每一次的神态变化、翻腾起舞都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响亮的喝彩，尤其是狮子长高，狮尾举着狮头，在一长串的条凳和桌子上连续腾空飞跃，灵活的狮头与充满力量的狮尾完美配合，让人看了心生敬佩，热血沸腾。

每一次表演完毕，大家都意犹未尽、恋恋不舍。我更是和一帮孩子跟随着这些器具和狮子簇拥到五叔家里，就为再摸一摸狮子，用鼓槌胡乱敲几下鼓。五叔总怕他的宝贝被我们摆弄坏了，于是早早地锁上“宝库门”，我却总是借故赖着不走，趁五叔不在的时候，央求五婶给我悄悄打开门摸摸狮子。这就是新年第一天那“活生生”的狮子，威武无比的狮子，我摸着狮子

黄相间的毛披，宽阔隆起的前额，前伸突起的鼻子，黑亮有神的眼睛，尖尖凸出的大牙，还有头顶的丝绸彩球，一颗小小的心脏简直要跳出胸膛，那是一种偷来的快乐。

这样的快乐持续了很多年。后来，我工作在外，过年很难再见到家乡的狮子舞和狮子。一次和亲人们聊天，谈起今年的“就地过年”，谈起家里的亲人们，我才得知：五叔仍传家宝似的爱护着他的刀枪棍棒和狮子；四叔去世前唯一的要求是让起舞的狮子送他入土。年老的狮子，年老的舞狮队，舞舞歇歇、走走停停，又在村里锣鼓喧天地热闹了一回，那也是同样爱热闹的四叔在人间最后的热闹。

时令徒转，生活日新月异，过年的打开方式、活动形式逐渐丰富多彩，我记忆里的新年舞狮队却渐渐寥落，舞

狮的热闹和欢乐也慢慢沦为乡亲过年的一个话题。然而，狮子作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瑞兽珍禽，象征着吉祥如意，人们在新年舞狮活动中寄托的消灾除害、求吉纳福的美好意愿不会改变，传统意义上那种新年热闹祥和的渴望也始终如一。这种传统节日根深蒂固、温馨深厚的情愫已深深植于国人的心中，它承载的是人们对团圆和睦的美好追求，更蕴含着浓浓的故乡、家国情怀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这份情怀永远都在，永不更改。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

早春

□王永港

2月3日，腊月廿二，立春。日历上这样写着。天气晴朗，稍微有风吹过。

时光总是匆匆忙忙的。冬天还未走远，春天已悄然来临。传说中的寒冬，亦没有那么的寒冷，反而，东风一吹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二

不经意间，发现园子里的迎春花开了。

一小朵一小朵，稀稀落落的，在寒风中颤抖着，时而依偎着，时而分离着。

那嫩黄的花瓣儿，愈加显得有些娇嫩，愈加令人怜爱。

春寒料峭，是的，春天虽然来临，可是，冬的余威仍旧残留着，做着最后的挣扎。

这春的使者，这春的精灵，在寒风中对抗着冬的严寒，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呵！

三

抬头，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只风筝。

晃悠悠的，飘荡在半空。

地上，孩子们欢笑着，跳跃着，打闹着，完全忘记了自我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。

微风拂面，却仍旧有些寒意。

看着半空的风筝，心，忽而也飘荡起来，飘荡到遥远的故乡，飘荡到久远的童年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是喜欢风筝的，渴望着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风筝，在田野里放飞着，奔跑着，追逐打闹着。然而，那只是梦想而已，我只是站得远远的，看着别的小朋友

友兴高采烈地放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风筝。

在童年的春日里，那只风筝一直占据在我的心灵里，久久飘荡在我的梦里，却从未出现在我的春日的晴空里。

四

春天了。

我的心里萌生出许多奇怪的念想。

我从小就喜欢想象，就像从小就喜欢着那些春日里的花儿一样。

我甚至想，有一天，我会种下一颗太阳，在夜晚来临的时候，悄悄地生根发芽，在黎明的时候，结出许多的星星。我把这些星星，挂在我的窗帘上，一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。

我甚至想，有一天，我会把天空分成两半，一半是白天，一半是黑夜。想看星星了，我跑到黑夜里去，想看太阳了，就跑到白天里去。我喜欢穿梭于这种白天与黑夜的缝隙里。

五

吹面不寒杨柳风。

是的，河岸上那些柳树，那柔软的枝条，已经有些嫩黄，甚至变绿了。在微风中飘摇着，摇曳着，婀娜的舞姿，那么轻柔地、自然地飘荡着。

春天了。

是的，无论多漫长，多寒冷的冬天，总会过去的。

就像这肆虐的疫情，终究是会过去的。那些娇艳的花儿，终究会开放的！

只要我们心中有阳光，心中有春天，希望就会永远！

感恩清洁工

□李国固

我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，进了小区。

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。他把三轮车停在路中间，低着头，清理垃圾桶周围的垃圾。问题摆在面前，要么我等会，要么人家挪车让路。

他站起来了，没有注意到别人的存在，兀自忙着。我看看他，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黑黝黝的脸上满是皱纹。他上身穿着黑色薄棉袄，下身穿着一条蓝色裤子，脚上穿着一双旧棉皮鞋，已经裂开了口子。外面，罩着围裙，满是污垢。

刹那间，我动了恻隐之心——他太不容易了。于是，自己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路边，等对方忙完再说，毕竟，拿着太沉了。

他很卖力地干着活，一会儿也不舍得停下，把垃圾桶清理完，接着打扫垃圾桶外围的；除此之外，车周围，路上的落叶、包装纸、塑料袋等，也要扫成堆，收到垃圾车里。这些还不算，绿化带里的垃圾，不方便用工具，他就弯下身子，用手捡。

我看着，心里涌起一阵又一阵激动。恰好，我前面也有垃圾。他一手拿着小扫帚，一手拿着搓子过来了，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，憨厚地笑笑说：“耽误你走路了吧，我挪挪车！”

我赶快说：

“不用，不用，我累了，就在这儿歇会儿。”其实，心里明白着呢，假如他挪挪车，干活费力不说，还得把车辆开过来。

活干完了，他打开尼龙网，罩在车厢上，怕垃圾掉下来，接着，把车开了一段距离，然后把刚才车下的地面扫干

净。恰好，一位妇女推着三轮车，带着小孩过来了，想靠着车厢挤过去。他赶快喊：“慢着，慢着，稍等，稍等，大过年的，别把衣服弄脏了，我挪一下车。”

末了，他开着车，向路的另一边紧紧靠去，给妇女、孩子留出足够的空间。这对母子是过去了，但一前一后，来了两辆私家车，都按着喇叭，把三轮车夹在中间。

大过年的，停车位早占满了，楼下空地上也停满了车。路边，司机也是见缝插针，差点儿占用了消防通道。清洁工看着一前一后两辆车，想笑，即使没有垃圾车，彼此也过不去，捱一天喇叭也不起任何作用。

两个司机还真较上劲了，都坐在车里，对着喇叭出气，不下车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清洁工干脆停下手中的伙计，去指挥交通，先走到北边的车跟前，大声说：“师傅，你后面可以倒车，绕个弯过去吧，从转盘那里，否则谁也动不了。”

有人给个台阶了，司机见好就收，僵持下去也没啥意思，只会让别人笑话。他倒倒车，调转头，按照清洁工说的，走了。

有回旋余地了，清洁工就把三轮车开到一个旮旯里，让南面的那辆车过去。怕耽误更多的车辆，他手脚并用，比刚才干得更卖力了。这么冷的天，额头上满是汗珠。过年，外地工作的人也赶过来了，家家户户都比平时多出好些生活垃圾。清洁工，一天两次，过来清理。人家在家过年，清洁工却过来干最脏最累的活。

一天下午，我问他：“师傅，干这活，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？”

他伸出两个手指头，知足地说：“除了车辆，每个月两千元。”

我顿时惊愕，想也没想到——他的工资那么低！